穆藕初34岁出国留学人称“穆老爷”

7

傅国涌 著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，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、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，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。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，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，其中包括了张謇、荣氏兄弟、范旭东、穆藕初、刘鸿生、卢作孚。

[上期回顾]

1924年8月13日，永利终于试工生产，然而生产出来的碱红、黑间杂。许多股东乃至发起人觉得投资打了水漂，抱怨声一片。英国最大的碱厂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，想要出资和范旭东合作，都被他拒绝了。最终，在英国人的嘲笑声中，永利生产出了“合格中碱”，并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奖。

传奇人物

亲写自传的企业家

穆湘玥，字藕初，上海人。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学士、塔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农学硕士。1914年回国创办德大纱厂，接着创办厚生、豫丰等多家纱厂，长期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、中华劝工银行董事长，是黄金时代有名的“棉纱大王”，连任几届上海总商会会董，被毛泽东视为“新兴商人派”代表。1928年后曾出任工商部常务次长、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、农本局总经理等职。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有《藕初五十自述》《藕初文录》等，身后汇编为《穆藕初文集》。

1943年，穆藕初去世时，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，很多年以后，他在纪念父亲诞辰130周年时说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人勃德等编的这本大书，这是1925年上海一家传记出版公司出版的，翻开第61页的穆藕初中文小传，最后有这样几句话：“以外貌言，无有知其为中国之棉业大王者。君为人和蔼，交友以信，举止正大，见识宏远，中西人士无不乐于相处。噫！如君之才高德备，诚可谓中国第一人物矣。”

被外国人誉为“第一人物”的穆藕初当年只有49岁，他创办的几个企业相继失败，他大病了一场。他在病中回望半生的奔波劳碌、成败得失，反躬自省，写下《藕初五十自述》，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家亲手写下的第一本自传。

“穆老爷”留学美国啥都学

穆藕初一生中拥有无数“第一”，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硕士学位并回国办厂的实业家，在1914年的中国，毫无疑问，他站在了时代的前面。同时，他也是在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开始创业。同乡好友黄炎培追忆，他虽然早年就学习商业，如果不是立志上进，到夜校苦读英文，“终其一生不过一商人而已”。他生在一个普通的棉业世家，只读过8年私塾，做了11年的花行学徒、职员，却自学英语，当上龙门师范英文教员、海关职员，还做过铁路警察长。1907年，已经32岁的他深感振兴实业的必要，尤其想致力于农业改良，一心去美国留学。两年后，在妻子、朋友、亲戚的资助下他终于登上赴美的轮船，是年34岁，被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戏称为“穆老爷”。

他在威斯康星学英语、普通知识，然后进伊利诺大学学农业，最后到塔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学纺织，研习科学管理法。1913年，科学管理法创始人泰罗的《科学管理理论》问世不久，他就远道前往当面请教，穆家修说，穆藕初从南部的得克萨斯赶到费城，登门向泰罗求教。所谓弄斧需到班门，他是唯一一个直接向泰罗求教的中国人。

他出国留学有很强的目的，在那个时代的留美学生中，他的阅历之丰富也是罕见的，和一般留学生单纯地求知不同，他从怎样种棉花，怎样种好棉花，怎样把棉花纺成纱、织成布，到怎样办工厂，怎样管理工厂，有目的地、整套地系统学习，黄炎培之子、水利学家黄万里感慨地说：“这样有计划的、跨专业、多学科、成套学的留学生，在他之前没有一个。我留学回国已五十多年了，也还没听说有这样学成归来的第二人。”

一回国就和棉花较上了劲

1914年，穆藕初留学归国那年已39岁，当时他有两个选择，进入肥皂业或纺织业。经过调查，他决定做纺织业，但没有资本，在哥哥穆湘瑶（穆湘瑶，1874~1937年，字恕再，又名抒斋）及一些朋友的支持下，8个月才筹措到20万两资金，其中他个人只借到1万两银子。

1915年6月，位于杨树浦的德大纱厂（无限公司）开机，哥哥为总经理，他为经理，实际主持厂务，纱锭不过10400枚，但他办纱厂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同：一是改良棉花，也就是从原料抓起。1915年1月他创立“穆氏植棉试验场”，前后至少花了5年时间研究棉质，1918年开始招聘实习生。当年10月，他和聂云台等4人发起“中华植棉改良社”，在江苏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北等地买下1500多亩地，开辟棉花试验场，大力推广种植美国的脱籽棉。经他倡议，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设立植棉委员会，买美棉种子送给各省试种，提供植棉技术咨询，印刷改良植棉的小册子，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棉农解释改进植棉的方法，其中有他自己写的《植棉改良浅说》，1917年8月第一次就印了上万册，还在《申报》发布广告，任何人都可以索要，诗人应修人1919年是一个钱庄职员，写信给他：“设棉场，办纱厂，衣被众生，天下欢腾，先生真实业家也。”

德大创办之始，穆藕初事必躬亲，白天监督、指挥工人安装机器，晚上规划各车间报表的样式，建立严格的报表统计和财务管理制度，他将亲拟的报表样本交给各部门车间负责人参照填写，一日一报，内容包括生产进度、原材料消耗、成品数量等，以便及时掌握耗材、用工、用时、数量、质量等动态情况。这在当时都是创新，在此以前，中国的企业没有科学的报表，他设计的报表因此逐渐被各企业效仿。

在管理上，他一开始就着手以工程师、技术员制代替传统的工头制。在财务上，他虽然仍保留了旧式的单式记账方式，但已引入复式记账法。在生产上，他采用当时领先的新机器。他的革新之举轰动上海，《申报》曾多次报道，厂还未开机，就因引入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美式纺织机，而被称之为“中国实业界之一线光明”。10多年后，他在1931年的中国纺织学会新年联欢会上演讲时，感慨地说，晚清时最早办纱厂的至少是个候补道，无所谓工程技术，只要责成工头多少棉花进厂，出多少棉纱就可以了。他回国之时各厂情况也大致如此，都是低效率的工头制，没有专门的工程师，一切都由工头支配。有的厂门口还供着“关圣爷”。当然他也不是完全不用工头，但工人进厂一律要经过厂方统一考试，工头推荐的工人也要通过考试才可。

注重管理的民营企业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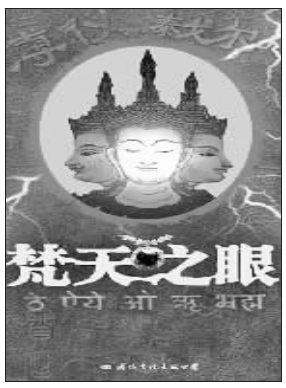
曾长期追随穆藕初的毕云程称他是一个“没有资本而富有天才的民族工业家”。德大纱厂的成功靠的不是雄厚的资本（1万多纱锭不过是个中小企业），靠的是新机器、新技术，特别是新的科学管理法。一句话，他给中国企业注入了新元素。1916年6月，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产品质量比赛，德大纱厂的“宝塔”牌棉纱名列第一，质量超过一般华商纱厂，也优于外商产品，被誉为“上海各纱厂之冠”。

为尝试科学管理法，减少劳力，提高效率，穆藕初在德大挑出40名精干女工，将原来两个人管一部车改为一个人管，工资则由每天4角提高到6角，也就是一人做原来两人的工作，结果出品数量、质量都一样。但是，三天后，这些女工纷纷抵制，不愿这样做，说再这样做下去要生病，一再换人都是如此。经调查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其他400名女工不许她们做，如果一人抵两人，就会有一半工人失业。因此，不许她们做，再做就要她们“吃生活”（“吃生活”是上海话，意思是挨一顿揍）。最后他作了妥协，推出减少废花的奖励制度，给每人加工资，让她们极力减少废花，就是奖励工人节约原材料，效果显著。工资支出虽然加大，但废花少了，还是合算。这样做就是抓质量，创优质产品。

穆藕初一贯认为科学管理才能出效益，在办厂实践中逐步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法本土化，与泰罗强调时间、动作不同，他更强调人的因素。他把自己的管理法归纳为五个化，即纪律化、标准化、专门化、简单化、艺术化，其中艺术化就是要使人在工作中感到乐趣，从而提高效率。穆家修告诉我，穆藕初很早就注意改善劳工条件，盖俱乐部，让工人上夜校。他认为只有工人爱干，才能干好工作。

“云雀号”上的神秘老头儿露出真容

8



蒲岸 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《吉檀迦利》里，竟藏着一个秘密！近百年里，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，无不死于非命，夏青也不例外。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，开始四处奔波，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，然而他们所到之处，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，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……

[上期回顾]

沈默在悬棺洞里找到了梵天之眼，可是刚出洞口，就被受人指使的易龙抢去，原来夏青教授也是易龙杀害的。但易龙临行前悔过，又将东西返还。这时沈默一行遭人追杀，却在逃路上撞上“云雀号”上的老头，敌友难分。

悬疑小说

沙漠玫瑰的来历

可惜晚了，老头儿突然把手伸进车窗，打开车门，一只手臂卡住林涛的脖子，一把将他扯下车去。“都别动！不然我杀了他！”林涛呼吸困难，手脚已然无力。

老头儿喝道：“双手放在脑后，下车！”沈默悄悄地将黑白双鱼儿塞进坐椅的缝隙里，依命下车，王小翠和夏晓薇也下来了。这时候林涛已经被勒得脸色红紫，嘴唇乌青，老头儿一松手，他就像一摊泥似的软在地上。沈默又惊又怒，就想冲上去和老头儿一决生死。

“沈默先生，别动！”老头儿忽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，对准沈默，在手枪的逼迫下，四人乖乖地任人摆布，双臂都被老头儿反绑起来。老头儿自言自语：“车上应该还有一个……算了，她早就被强制服用了过量的镇定剂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。”他挥舞着手枪把几个人赶回车上，自己跳上驾驶位，发动了车子。老头儿开着汽车拐上一条岔路，来到一处废弃的石灰窑外面。他押着沈默一人，走进石灰窑的窑洞里。他把一只手掌伸到沈默面前，只见掌心写着三个字“别出声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沈默满心疑惑，这时老头儿居然开始脱他的衣服，他忍不住张了张嘴，却见老头儿再次伸出手掌，亮出那三个字——别出声！这老家伙，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？沈默强忍着好奇心，再没有作声。

老头儿将沈默扒得一丝不挂，然后抱起那一堆衣服走出洞外，回来时空着两手，对沈默说：“沈默先生，现在我们可以讲话了。”沈默指了指自己：“就这样——赤诚相见？”老头儿笑了笑，客气地说：“实在是怕你身上被人放了窃听器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，沈默先生委屈一下吧。”沈默恍然大悟，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关键是我一直在帮你。”

原来，老头儿从“云雀号”上便已开始跟踪沈默，并一直在暗中帮忙。那个写有“沙漠玫瑰”的纸条，就是他塞给沈默的，可惜并没有引起沈默足够的注意。

关于“沙漠玫瑰”，老头儿介绍说，清光绪年间，日本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多次来到中国贵州旅行，但他名为旅行，实为调查梵天之眼的下落。他死后，他的孙子鸟居一郎继承了他的事业。身为历史学者的鸟居一郎终其一生，主持筹建了一个研究梵天之眼的学术沙龙，叫做“沙漠玫瑰”——玫瑰是两颗佛眼钻石的切割形状——并笼络了一批相关的学者。

后来，鸟居一郎在四十岁那年离奇死亡。“沙漠玫瑰”被另一个发起人渡边草芥掌控。在这个极端分子的主持下，“沙漠玫瑰”沦落成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体，唯一没变的是他们的目标——寻找佛眼钻石。渡边草芥死后，“沙漠玫瑰”由他的长子渡边一郎继承，至此完全蜕变成渡边家族的私产，代代相传。现在，因为渡边家族这代人没有男丁，沙漠玫瑰的掌门人实际是个女人，名叫渡边美穗子。

照此推测，夏青教授应该就是日本人害死的。可是易龙说过，指使他杀人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并不是女人啊？

“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？”老头儿神秘地笑笑，“其实你认识他的——虞江大学的校长，程度。易龙也死在他手上了，就在不久前。”

老头儿莫名死亡

“程度?！”沈默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老头儿掏出手机，调出了一些照片：“当时我就在附近，这是我拍下来的证据！”他指着那些照片，描述了当时的情形。

原来程度一伙为掩人耳目，开着一辆印有山水旅行社字样的大巴车去了石门坎。他找了一个女人假扮阿金，用来交换李畋的笔记本和梵天之眼，拿到东西后他们杀了易龙，但发现易龙给他们的东西是假的。

沈默迟疑地一张张照片看过去。没错，正是易龙与程度谈判的场景，还有易龙的尸体。老头儿说：“照片就是证据。你的手机不是被易龙扔了吗？这个手机送给你。记住通讯录里的第七个号码，危急时可以紧急呼救。”沈默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知道这些？又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老头儿的语气沉重起来：“我是山东聊城人，贱名柳岩。”原来，老头就是六指冯老太的丈夫，傻子柳墩儿的父亲。1966年，柳岩二十岁，母亲给他定了一门亲事，新娘长得丑不说，还双手双脚各有六个指头。结婚三个月后，他离家出走，偷渡到香港，再到台湾。后来，他通过父亲的故交认识了一个姓胡的先生，在其资助下去了日本。当时他并不知道那姓胡的是个汉奸，更不知道他暗地里被送给了“沙漠玫瑰”。就这样，柳岩满心欢喜地以为遇到了贵人，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杀手。随着他在“沙漠玫瑰”中地位的上升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较为机密的文件。那些计划都是针对中国的，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梵天之眼。柳岩身上流的是炎黄的血，危害祖国的事他怎么会做?！所以，他离开了“沙漠玫瑰”。等他回到阔别四十年的故乡，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傻儿子。他又惊喜又惭愧，就把儿子带在身边，当作安慰。

沈默问：“你见过渡边美穗子本人吗？”柳岩说：“别说是我，就是级别再高的人也见不到她的真面目。她的年龄也有很多版本，从二十岁到六十岁，谁也不敢肯定。”

沈默心情沉重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柳岩看着他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有件事我想不通，你明知道这件事很复杂很危险，为什么不借助于国家力量?比如报警。”沈默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夏教授临终前叮嘱我不要报警，我想这肯定有他的理由。”柳岩点点头，表示认可：“有可能。我能做的就这些，我得走了，沙漠玫瑰的人正在到处找我……你等一下，我去拿你的衣服。”

柳岩走出洞外，很快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窑洞入口处，脚步蹒跚。沈默觉得不对劲儿：“老人家，你怎么了？”柳岩没有说话，他的身躯直挺挺地向前扑倒，手里的衣服散落一地。沈默大惊失色，扑上去问道：“老人家！老人家！出什么事了？”柳岩艰难地抬起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沙漠玫瑰……他们来得太快了……”他用颤抖的手指向自己的脖颈，“十字架……交给柳墩儿……引导他……皈依主……拜托了。以……罗伊，以罗伊，拉马撒巴各大尼……”在吐出最后一个音符后，他头一歪，死了。

沈默来不及多想，从柳岩脖子上摸索到一个银色的十字架，解了下来，挂在自己颈上，又从他身上找出汽车的钥匙和一把手枪，想了想，把枪拿在手上。正当他开始考虑如何处理柳岩的尸体时，突然听到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王小翠他们站在洞口，女孩们掩面尖叫。沈默蓦然意识到自己的裸体，连忙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。

沈默穿好衣服，灰头土脸地走出窑洞，急促地说了一句：“快回车上，我们得赶紧走！”他坐上副驾驶位，往背后一摸，发现黑白双鱼儿还在，于是悄悄地攥在了手心。

林涛发动了车子。沈默回头问道：“你们不是被绑住了吗?怎么脱身的？”夏晓薇说：“小翠在车上发现了一把螺丝刀，用它割断了绳子。”沈默感激地看了王小翠一眼，然后面色凝重地对夏晓薇说：“晓薇，我们不能去找程度了。他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！教授是死在易龙手上，而程度和日本人才是幕后的真凶！……”

夏晓薇万分惊诧。

红日西沉，余光照在威宁的草海上，绚丽而凄迷。大切诺基停在一条公路边。满怀心事的沈默看着夕阳发呆。林涛拎着一只铁皮桶给汽车加油。忽听林涛高喊了一声：“哥，你快来！”他晃动着铁皮桶，桶里发出沉闷的碰撞声，“这里面有东西！”

林涛摸了半天，拿出一样东西——正是青铜兽钮莲花权！沈默激动得不住念叨：“易龙，易龙，我的好兄弟！”

沈默取出两只太极鱼儿，试着旋下兽钮，他的手有点颤抖。兽钮底部的凹槽是一幅太极图案，他把黑白双鱼依次放入凹槽，再将兽钮反扣在铜砣底部的太极凹槽上卡住，慢慢旋转。铜砣像一朵莲花一样缓缓绽放，一颗巨大的黑色钻石呈现在众人眼前。夕阳的余晖洒到钻石上，反射出一片绚丽的光芒。